

皇清經解續編

皇

清

經

解

集

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二年春
盡是年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

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

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

王者不洽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

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會盟例皆時疏杜云陳留濟

戎城潛魯地大事表戎在今山東曹州府之曹縣與河南蘭

陽縣接界潛蓋近戎之地當在今曹州府西南境水經注濟

水篇濟瀆自濟陽故城南東逕戎城春秋公會戎于潛是差

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為
 居常與許之常潛即此也然究未詳於今為何縣地毛氏奇
 齡春秋毛氏傳云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注徐戎
 在魯東故書序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此是內夷雜處中國故
 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注凡書至好也○曲禮下云諸侯
 相見於隙地曰會定十四年注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
 會閒隙之地然則凡會者為朝天子此無故而會故書以惡
 之○注古者至踰竟○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
 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出竟新書齊桓
 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反而
 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
 桓公問于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
 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君恐後世以寡人為
 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
 之遂溝以為竟而後去是不得踰竟事也釋文竟今本多作
 境字按竟境古今字○注所傳至外也○二國相會謂之離
 會離兩也二國私相會合同惡相濟不使人知惡之特甚也
 略外而詳內所以責魯以正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
 衛靈公文引以證先自詳正義也後漢書陳蕃傳春秋於魯
 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以仁
 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
 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

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
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已謂之厚求諸
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又云義之法
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為義又云義云
者非謂正人謂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
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
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
矣而春秋奪之義詞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
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而利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
正人此其法也又俞序云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
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
天下中論修本云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已而寬
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眾國也大惡始筆○注王者至勿
追○白虎通禮樂云何以名為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
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通義云戎狄皆略不別君臣
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後漢書應劭傳說鮮卑云鮮
卑皆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
不拘性義故數犯障塞且無甯歲唯至互市乃來苟欲中國
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
內蓋為此也前漢匈奴傳蕭望之曰戎狄荒忽言其來服荒
忽無常時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是王者不治夷狄也舊疏
云當所傳聞之世王者草創不暇治夷狄即先書晉滅下陽

公羊義疏四

二

末書楚滅穀鄧是也而此經錄戎來者勿拒故也孟子盡心
 下云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注言其去者不追
 呼來者亦不逆拒荀子法行云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
 去者不止論語子張云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
 作距拒距通也論語述而篇不保其往也集解鄭曰往猶去
 也管子七臣七主篇注追猶召也國策齊策故專兵一志以
 逆秦注逆猶拒也詩大雅皇矣敢拒大邦疏敢拒逆我大國
 也則來者勿拒謂來者勿逆之去者勿追去即謂不來者則
 不必徵逐之王者務德不勤遠義也○注東方至曰狄○舊
 疏云下曲禮及王制皆有此文白虎通禮樂云東方為九夷
 南方為八蠻西方為六戎北方為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
 蠻六戎五狄此百姓之難治者也按此統舉四夷名爾非謂
 此為西方戎也○注朝聘至皆時○舊疏云朝書時者文十
 五年夏曹伯來朝昭十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是也聘書時
 者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是
 也會書時者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以下會于北杏十四年
 冬車伯會齊侯宋公以下于鄆是也盟書時者莊十三年冬
 公會齊侯盟于柯是也通義云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疏

漢書地理志沛郡向人入向姜姓炎帝後左傳疏引世本云莒

已姓向姜姓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初
 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已姓不

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其公以後微弱不復見四世為楚滅向則不能知其終始杜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是也水經注陰溝水篇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襄二十年盟于向杜氏于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疑遠也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為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寰宇記在莒州說皆未確惟沂州之向城近之蓋向先為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也然莒亦小國去沂州尚遠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寰宇記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然則地志謂在沛郡杜因謂在譙國龍亢者則尤遠矣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爾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淺深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諸侯擅興兵不為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魯入杞不諱是

也入例時傷害多則月疏通義云得而不居者克勝都邑弗取而有也左傳文十五年云獲大

城焉曰入之莊十年傳入不言圍注得而不居曰入用此文

也然則宣四年伐莒取向彼向為莒邑者或後此又為莒所

并也○注入者至云爾○正以侵伐戰圍入雖不言帥皆是

用兵之文故云以兵入也毛氏奇齡毛氏傳云有入而取其

地者與滅同閔三年狄入衛哀八年宋公入曹是也有入而

不取其地者後十年宋人衛人入鄭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

入向不知取地與否據左傳與公穀皆入而不得其地然僖

二十六年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襄二十年仲孫速

會莒人盟于向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矣按毛氏兼本

傳為說然彼二盟安知非盟于向都向人與盟如桓二年蔡

侯鄭伯會于鄧僖十九年盟于齊之例耶○注凡書至已時

○構字依鄂本補監本因重誤用里云正不得者言用兵皆
書之意言於正道皆不得也云外內淺深皆舉之者侵為至
淺滅為至深也莊十年傳猶者曰侵精者曰伐注猶猶麤也
精猶精密也猶即淺精即精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
而外四夷凡書兵則不問諸夏四夷與魯皆書以責也孟子
盡心云春秋無義戰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
繁露竹林云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
重也盧注一二言次第不遺也云因重兵害眾者繁露竹林
又云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攸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

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
義以服之也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
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
義也新序五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重禮也故
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云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者孟
子梁惠王云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蓋與兵則構
怨不至伏尸流血無已時不止也○注諸侯至之道○云諸
侯擅興兵不為大惡者繁露竹林云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
而惡戰伐無詞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
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其
不為大惡也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者禮記王制
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
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則州內有無道者其長
帥正伯得征伐之也按王制又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漢書
毋將隆傳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而保伍連帥
得有征伐之道者若已賜弓矢則小惡亦無矣○注魯人至
是也○舊疏云即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
注入例至則月○舊疏云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定五年夏
於越入吳是也傷害多則月者此文及僖三十三年春王三
月秦人入滑是也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入杞書
日者彼注云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禮君
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錄責之

無駭帥師入極疏

漢書古今人表作亾駭穀梁作無駭下八年

部佻奇佻非常也非常亦有驚義差謬略云帥公羊作率通

義云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帥雜見沿寫誤

也依說文解字帥本巾幌之幌當作率為正按今石經公羊

亦作帥其誤久矣率亦段借字說文彳部達先道也段氏王

裁注達經典段率字為之周禮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

書帥為率鄭司農云率當為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

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

作帥時許引周禮率都建旗鄭周禮皆作帥都聘禮注古文

帥皆作率是也又說文行部衛將衛也此其正字率者捕鳥

畢帥者佩巾皆段借也極者杜云附庸小國左疏引賈云極

戎邑晉書地道記高平國湖陸縣西有極亭穀梁云極國也

大事表云今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方輿紀要亦云在兗

州府魚臺縣西按公羊以為疾始滅穀梁以為滅同姓則是

以入為滅先儒以入與滅不同考極自此後不見經而魚臺

縣近魯棠地則極為魯有可知第此入與上入向之入異入

向為得而不居此則諱滅為入蓋實滅也沒滅文入耳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據公子遂帥師入杞氏公

子也疏下八年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講氏與族公命以字為

展氏通義云然則無駭生未有氏得發此難者春秋

据哀錄隱非史官書現時事之比本可以追氏之若公子駢之孫方為駟氏而國語謂之駟駢公子遂之孫方為仲氏而

經言仲遂卒于垂故知此不追氏者即貶義也○注貶注貶据公至子也○僖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

猶損也疏注貶猶損也○廣雅釋言貶損也文選封禪文不可貶也注貶損也後漢書安帝紀注貶引謂貶損

引過也通義云貶者黜也春秋託天子之事故有貶法大夫貶去氏者言宜奪其卿位諸侯貶稱人者若曰宜降為小國

也曷為貶注据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貶也疏注据公至貶也○舊疏云

欲決隱八年庚寅我疾始滅也注以下終其身不氏知貶疾入邠非用兵故也

始滅非但起入為滅疏注以下至為滅○舊疏云即下八年無駭卒傳曰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

終其身不氏然則若直欲起入為滅止應此經貶之而已不應終身貶之故知并欲起其疾始滅也通義云疾猶惡也按

論語泰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亦謂惡之已甚也始滅昉於此乎注昉適也齊人語

据傳言撥亂世疏注昉適至人語○玉篇日部昉適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適始也列子黃帝云眾

昉同疑注昉始也說文日部昉明也日方明故有始義是昉適始展轉相訓故注云適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五年傳云

始僭諸公昉于此乎蔡邕石經公羊昉作放鄭注考工云旒
 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是漢時公羊昉皆作放也校勘記昉唐
 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公羊殘碑昉作放又鄭氏
 詩譜序考工記注皆言放於此乎本公羊傳文是蔡鄭所据
 本皆作放當以放為正昉俗字下同又云古多作放後人作
 昉作倣作仿皆俗字也公羊傳寫作昉俗字耳惠棟乃疑嚴
 氏春秋作放顏氏春秋作昉何用顏其說誤也云齊人語者
 舊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俞氏懋云昉乃俗字當從漢石
 經作放說詳阮氏校勘記惟何休訓昉為適以為齊人語其
 實未然今按放之言極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
 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
 準推而放諸猶言推而極諸也鄭注放猶至也至即極也儀
 禮聘禮記義之至也鄭注曰至極也是至與極義同也僖二
 十八年傳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
 弟者文公為之也放亦極也放乎殺母弟者乃推極其後而
 言之也始滅放於此乎乃推極於此而止矣故曰始滅放於
 此乎何解未得其義宣六年傳僖然從乎趙盾而入放於堂
 下而立十二年傳勝乎皇門放乎路衢凡言放乎者並至極
 之義也若訓為適則不可以為達詰矣按僖二十八年宣五
 年傳之放可以訓至訓極此則當仍何訓為是○注据傳言
 撥亂世○舊疏云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
 諸正莫近於春秋既言作春秋明亂世明知相滅非一此經

為疾始滅故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郟是也疏

據而難之○舊疏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傳云此取之

宋其謂之郟鼎何器從名注器從本主名名之宋始以不義

取之故謂之郟鼎然則宋滅郟在春秋前故十年公敗宋師

辛未取郟僖二十年郟子來朝傳郟子者何失地之君也是

也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疏注焉

於是○宣六年傳則無人門焉者注焉者於也玉篇焉是也

是焉字容有於是之訓故禮記月令天子焉始乘舟謂於是

始乘舟也國語晉語焉始為會謂於是始為會也禮記三年

問故先王焉為之立制謂於是為之立制也又云焉使倍之

謂於是始倍之也此云託始焉爾謂託始於是爾注爾字疑

心於是

耳矣也

曷為託始焉爾注

據戰伐不言託始疏

注據戰至託始

○舊疏隱

二年鄭人伐衛桓十年齊侯衛侯鄭

伯來戰于郎傳皆不言託始故難之

春秋之始也注春秋託

王者始起所當誅也言疾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

取法所以省文也疏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日雨星不及地尺

謂君子所修春秋也通義云君子所修春秋滅國於是始是也昭十二年傳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其詞則某有罪焉爾又舊疏引孝經說云孔子曰孝經屬參春秋屬商微似之語獨傳子夏此孔子所作之春秋也子夏傳與公羊氏五傳乃至胡毋子都董仲舒傳之竹帛推演其義即此春秋之始諸精義也蓋隱桓以下為春秋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聖人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故假魯以張治本非隱真為受命王也杜預范甯不識七十子微言大義以孔子之春秋牽泥於魯之春秋以故動輒荆棘則不但不知讀春秋並不知讀孟子矣○注春秋至誅也○孟子滕文公篇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即託王者於春秋之義也春秋之始即王者之始也云起所當誅者繁露王道云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始也又云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弒無已明無駭滅國魯不能誅故春秋之王者誅之也○注言疾至文也○舊疏即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定六年鄭游吉帥師滅許之屬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若喪不三年不勝譏則自閔公始書吉禘于莊公妾母為夫人不勝譏則自成風始猶此滅國不勝譏故於無駭此滅也其言入何注据齊師滅譚不言入疏注据齊張義也

○舊疏在內大惡諱也注明魯臣子當為君父諱滅例月不莊十年

復出月者與上同月常案不例當蒙上月日不疏繁露滅國

桓立所謂僅存爾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

救是其為大惡也通義云侵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

諸侯有得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令

誠有外內亂鳥獸行者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攘土地以

自廣李固曰春秋衰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君子

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為小惡滅國為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

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為實入將書展無駭

率師矣內諱弑言薨與實薨者同詞則諱滅言入即與實入

者同詞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乎○注明魯

至父諱○所謂為尊者諱也孔子雖據魯以為後世制法於
內事多所諱明為魯臣子也○注滅例月○舊疏莊十年冬
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注不復
至日不○鄂本同閩監毛本日不誤日下舊疏標起訖亦誤
作日下與上同月者即蒙上莒人入向之夏五月也常案下
例當蒙上月日不者舊疏元年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而復
言之者正以彼月為下公子益師卒其祭伯來奔不蒙月今
此夏五月二事皆蒙之嫌其異故重發之然則彼
祭伯來事輕公子益師卒事重此則二事俱重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為後背隱而善

桓能自復為唐之盟疏
杜云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
日月必有誤包氏慎言公羊麻譜云

八月書庚辰月之九日閏分歲七通之於十二月為八十四
元年已積有百五十六至此年十一月共積二百三十三分

除二百二十八分戌月仍餘五分十一月後宜置閏長麻閏
十二月而八月無庚辰斥為七月九日于殷麻不合杜又云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
十二里唐與棠通即隱公觀魚處方輿紀要武唐亭在魚臺

縣東北十二里按戎在今之曹州府曹縣地與魚臺等處近
以疏引左氏之義以極是戎國都極亦在魚臺縣地然極已

滅矣無緣復與盟況上下皆與戎會盟不得無駭復帥師入
之左氏義恐非○注後不至之盟○舊疏春秋之例不信者

日故後不相犯日者言為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為唐之盟
者即桓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是也按注意當謂為後

背隱而善桓為句桓為隱賊戎與隱會盟相繼不能聲罪致
討復與和好結盟故春秋以不信責之書日也能自復為唐

之盟白指戎言舊疏引舊解以為戎能自復是也舊疏謂
善桓能自復春秋方責戎之不信何為於此有善桓詞與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疏
左疏引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
滅之杜云紀國在東莞劇縣大事表紀

在今青州府之壽光縣山東通志紀本在東海贛榆縣後遷
劇亦稱紀城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城旁有劇南城青州府

志紀臺城在壽光縣東南二十里履綸左氏作裂縞裂履一
聲之轉春秋異文箋縞綸古今字說文玉篇無綸字校勘記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履綸音須惠棟云綸
讀爲投說文綸貨布也古綸與縞同音

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注以逆女不稱使知爲大夫疏注以逆至

大夫○舊疏正以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皆是大夫爲君

逆女而文皆不言使今此不言使故知是大夫也又云或者

使爲爵字誤按逆女不稱爵意謂不稱紀侯故知爲大夫耳

若但不稱使無以別其爲大夫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稱

使者亦大夫矣通義云推衰猶稱且字知履縞蓋下大夫與小

見者以接內也紀侯爵當從大國例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

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後書名

氏若衰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

不得命爲卿也按穀梁亦云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

君子進之也惟紀雖侯爵實由嫁女天子增爵稱侯此時猶

不得爲何以不稱使注據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使疏注據

大國也注宋至稱使○婚禮不稱主人注爲養廉遠恥也疏繁露玉英

見成八年夏注婚禮不稱主人注爲養廉遠恥也疏云春秋有